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同志来函

辽宁省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

诸位同志：

河北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

承赠《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报告》一份，拜收。谢谢！你们为了统一编史工作，搜集了大量文献及考古资料，还作了实地勘查，对这段古道的所在和历史沿革，作出了确切可信的结论。这样求实和苦干精神及治学方法，不胜钦佩。这个报告可否公开发表，以使编史修志者知所取法？并祝你们两省的公路交通史，早日出版！

傅振伦 85年5月17日

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 暨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根据录音整理)

辽宁省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顾问 冯履萃

同志们：

由河北、辽宁两省交通史编委会倡议，经承德、朝阳两地交通局的积极筹备，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始了。

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向到会的各位代表，向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的特邀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应邀参加会议的承德、朝阳地区的文化馆长、博物馆长以及考古专家和专业工作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会议安排作出贡献的凌源县交通局、解放军243疗养所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志们，交通部门的编史工作，在交通部的统一部署下，已进行四年了，许多省市第一册史稿已进入修改定稿阶段，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华北通往东北的古代陆路孔道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史稿定稿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现在我们聚集与孔道有关的五省（市、自治区）十八个县（市）的交通史编者和考古、文博工作者于一堂，共同研讨，并对重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必将有助于得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有助于提高史书的质量，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我们采取学术讨论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工程技术人员和文史工作者相结合，交通史编者和考古及文博工作者相结合，并由道路沿线有关地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这很可能是解决争议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在讨论中，很可能有分歧意见。有争议是好事，是求实的表现。

由于我们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工作，大家都掌握了很多材料，加上实地考察和相互研讨，我们得到的观点或看法，更易于接近实际。

盛世修史，蔚然成风。但要写出一部信史不能不付出艰辛的劳动，野外考察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我们要发扬考古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在马列主义原则指导下，提高我们工作的科学水平。

荟萃相聚，机会难得。尤其是一些老专家，不避辛苦，满怀豪情参加这次考察活动，更是难能可贵。

预祝学术讨论达到预期的目的，实地考察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5年3月19日于凌源

（上接第16页） 为四化建设提供借鉴的重要意义。

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这次考察工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建议，主要是有些重点路段和交通要冲观察得还不够细，向当地群众走访请教也不够多；学术讨论时间较短，不够深入。

考察人员亲眼所见，深感文物保护工作应当加强。如未出土的董杖子古桥拱圈石散露地面；古北口附近的杨令公祠，断碣残碑零散在居民的院内；有的古城址价值很大，但都缺少保护措施。

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 暨学术讨论会的闭幕词

河北省承德地区交通史志编委会副主任 左恩庆

辽宁、河北两省史志编委会召开的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历时十天，现在就要结束了。我受领导小组的委托，讲点意见。

我们这次会议是编写公路交通史工作的一个创举。过去一段编史工作，停留在从资料到资料的编纂。因而在邻省之间造成对一些古道的名称、走向的叙述阴错阳差，莫衷一是。这次我们采取了座谈、走、看、再座谈相结合，理论讨论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公路交通史的编写人员和考古、文物工作者相结合，工程技术人员和文史工作人员相结合，与古道有关的各省、地区、市县的人员相结合的办法，对古道遗迹，及其演变规律等方面，进行考察、讨论，使我们对原来不明确的问题，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加深了对古道发展规律的认识。

我们从辽宁凌源县开始，经过三个地区，九个县至承德结束，行程一千五百余公里。实地考察了白狼城、白狼山、辽代中京大明城、汉代平冈城遗址(黑城子与安杖子两地均进行了考察)、卢龙塞地、古北口、汉古城白檀遗址、红山文化牛河梁古墓。在喀左、滦平观看了大量古石器时期、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以及历代在华北通往东北古道两旁出土的文物。考察了大凌河支流黄金带河、渗津河和滦河支流青龙河的分水岭，大凌河西源与瀑河的分水岭，大凌河与老哈河源头的分水岭，老哈河与瀑河的分水岭。

这就使我们从文献上获得的认识、概念，得到了充实的验证和有依据的修正。

关于这次会议的收获，由于要写专门的考察和学术讨论成果报告，所以在这里我只是简要地谈一谈：

一、对华北通往东北的古代大道走向，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我们所说的大道是指可以通车的道路。

1. 卢龙道：在讨论中有四种说法：一是出喜峰口（卢龙塞）——宽城——平泉——黑城子（古平岗）——凌源——喀左（白狼城）——东指柳城（朝阳）

二是：出喜峰口——宽城——平泉——凌源的安杖子（古平岗）——喀左（白狼）

三是：出喜峰口——宽城——平泉——宁城——凌源——喀左（白狼）

四是：出喜峰口——宽城——汤道河——大煤岭——刀尔登——凌源（安杖子）——白狼——东指柳城。

这四条道都是出喜峰口。按古代道路命名法都可称卢龙道。争论的焦点是古平岗城址的位置究在何处，而古平岗是汉代通蒙古草原和东北的要冲城镇，是边塞重镇。根据考古发掘，多数同志的意见趋向平岗在黑城子。曹操征乌桓的卢龙道以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其他三条道路虽非曹操征乌桓所经的卢龙道，但都是古代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

2. 平岗道，是指从今北京（古蓟）古北口——经滦平（白檀）——平泉——黑城子（古平岗）。这是平岗至中原的另一条路线。

平岗是西汉时的边防重镇，向北可通蒙古草原，向东可通东北，向南可去北京，向西可去太原，辽代的中京大明城就在这一地区。

3. 傍海道：是指从今北京经蓟县（古无终）——迁安——卢龙县——出榆关至绥中姜女坟（碣石）。从碣石，逆六股河而上，可达朝阳。在秦汉时期无终至榆关一段近海，故曰傍海道。而不是指从山海关经锦州至沈阳的傍海道。此道至辽金时才开辟，这是因为这一带是九河下梢地区，穷山恶水，荒无人烟。

4. 无终道是指从今北京经蓟县、迁安、卢龙县，经青龙河上溯至大凌河流域的路线。此路沿途有商周时期的文物出土，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此道已通。春秋时期，山戎越燕伐齐和齐桓公救燕伐山戎，《史记》记载的行军路线，“薊令支，斩孤竹”，就是这条路线，这可能是华北通往东北最古的大道。（春秋时山戎居住在大凌河流域）。

在辽金以前（包括辽代），大凌河谷是华北通往东北的最主要的通道。而在金代以后傍海之道出榆关经锦州至辽阳（后改至沈阳）即所谓的辽西走廊，才逐步兴盛起来，至明清而成为华北通往东北的主要通道。

二、道路开辟的地理条件

古代道路的开辟，一般是依山傍水，顺河谷而行。山川河谷，有水草、宜农牧，便于人类居住，且行旅需食宿，这就为开辟道路提供了社会条件。同时顺河道而行比较平坦，易于开辟。限于生产力水平，通过分水岭时，总是选择比较平顺的垭口，尽管要走弯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开辟道路力量的加强，道路逐步取虽有险峰但却直而近的线路。

三、道路变迁的军事、政治、经济条件。

我们考察的几条古代大道都是为军事征战而开辟的，继而是为了政治统治和贸易交往的需要而发展的。

古代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除供本身消费外，主要是供封建主的享用。道路交通区域性很大。大封建主之间互相封闭，小封建主之间也只是根据本身的利益安排道路建设。所以古代道路中心也都是政治中心，即统治者所在地。小的道路中心，即较小范围的政治中心。因而不可避免在互相的边缘地区造成道路的阻塞。这种状况，至今还留有残痕，即所谓“断头路”。

四、这次古道考察和学术讨论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朝阳市交通局、承德地区交通局，以及考察所经的九个县交通局及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很大的支持，我代表领导小组表示由衷的感谢。

会议结束后，还要向部编委会起草一份报告，由秘书组负责。

会议就要结束了，祝同志们归途一路顺风。

1985年3月28日于承德

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 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

一、考察和讨论会的情况

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是河北、辽宁两省交通史志编委会联合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华北通往东北古道走向及其演变规律,以解决省际和地区之间,对古道叙述的矛盾。

参加活动的共四十八人。其中除河北省承德地区交通史志编委会、滦平县、围场县、平泉县、隆化县、青龙县、宽城县、丰宁县,辽宁省交通史志编委会、朝阳市、锦州市、绥中县、凌源县、喀左县、建平县、建昌县的交通史志有关编写人员外,还有北京市密云县、天津市蓟县、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交通史志编写人员。此外,还特邀了河北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布尼阿林同志以及承德、朝阳地区考古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实地考察和会议由九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由原辽宁省交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编史顾问冯履萃同志任组长,原承德地区交通局副局长、史志编委会副主任左恩庆同志和原朝阳地区交通局副局长、史志编委会负责人刘胜任同志任副组长。

会议从三月十九日在辽宁省凌源县开始,于三月二十八日在河北省承德市结束。会议用了六天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主要古道有:无终塞道、卢龙道、平刚道、宋辽使者往来的路线、清帝东巡的御道。经过的主要县市有:凌源县、喀左县、建平县、宁城县、平泉县、宽城县、承德县、承德市、滦平县、密云县。考察古代主要交通要冲以及山口、关隘、桥梁有:凌源县董杖子古桥址(尚未完全出土)、虎头石(相传为西汉飞将军李广射虎之地)、天盛号石拱桥(金代)、哈巴气山口、木兰山(相传花木兰点兵之山寨)、白狼城(见插页照片⑦)、大阳山(即曹操北征乌桓时所登的白狼山,见插页照片⑧)喀左县博物馆、利州天成观、牛河梁红

山文化遗址、辽代中京道大定府即大明古城、宁城县文物管理所、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黑城子古城）、老哈河与瀑河的分水岭五虎马梁、五十家子辽代富谷馆遗址、平泉县博物馆、南五十家子辽代会州古城址、喜峰口、承德市辽行宫遗址、古北口（见插页照片⑩⑪）、金山岭长城（见封面照片）、滦平县博物馆、白檀县兴州乡古城遗址等二十多处。穿越努鲁儿虎山、大阳山、七老图山、都山、燕山、马孟山、黄金带河、青龙河、渗津河、大凌河、老哈河、瀑河、老牛河、滦河、潮河等名山大川。行程三千余里，不仅搜集了大量的交通史料，而且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地理历史知识。

通过对古道的讨论和考察，对华北的几条古道走向及其演变过程，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对提高交通史稿的质量，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古道索迹

（一）关于卢龙古道

卢龙道之名始见于史籍中对三国时曹操征乌桓的叙述。

东汉末年乌桓族据有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首领蹋顿驻柳城（今朝阳市）。袁绍与公孙瓒兼并之战中，袁绍曾得乌桓之助，获胜后，假借汉献帝名义，封蹋顿为单于。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为曹操所败，逃入乌桓境。曹操为消灭其残余势力，统一北方，乃北征乌桓。军至无终（今蓟县），不得进。《资治通鉴》有如下记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将出乌桓，军次无终（今蓟县）。时方夏，水雨滨海淹下，泞滞不通。操患之，以问田畴（无终人，对乌桓杀戮其族众有宿怨）。畴曰：此道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今朝阳市）。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出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乌桓首领）可不战而禽（同擒）也。操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操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今蓟县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

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操登白狼山，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六十五）。

这一事件，早在《三国志》上即有叙述。

这一行军路线，虽提到了一些地名，但具体走向却有不同见解，是历史学界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亦有所反映。

其一说为：曹操从无终（今蓟县）引军出卢龙塞，逆滦河支流瀑河河谷北上，越五虎玛梁岭，进入老哈河上游到达平冈（今宁城县的黑城子），再折向东偏南进入大凌河上游，至白狼城（喀左县黄道营子）。

其二说为：曹操引军出卢龙塞，逆瀑河河谷北上，至平泉向东进入大凌河谷，经凌源安杖子（平冈城）再至白狼城。

其三说为：曹操引军出卢龙塞，逆瀑河河川北上至宽城，折向东进入青龙河谷，越大煤岭，过刀尔登，经松岭子进入大凌河上游黄金带河谷，再经凌源安杖子古城（平冈）至白狼城。

其四说为：曹操引军出卢龙塞，沿滦河河谷北行，经古城白檀（滦平境内）再折向东北，历平冈（黑城子）再登白狼堆（大阳山）。

据此，我们探讨了以下问题：

1、卢龙道名称

在古代我国的陆上道路一般以其经过的主要关隘或城镇命名。

“卢龙道”是因其通过“卢龙塞”而得名。“卢龙塞”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北境的喜峰口附近。土色黑，山形似龙，故名卢龙。西汉武帝时为防匈奴的骚扰，把今长城以北地区置为塞地，遍设亭、障、烽、燧，卢龙塞是其隘口之一。《承德府志》有这样的记载，“府治东南有乌龙山（卢龙山），塞之得名，盖由此”。

2、“白檀”，西汉之县名，属渔阳郡，故城址在今滦平县境（见历史地图集）。

3、“白檀之险”，今古北口至喜峰口一带，崇山峻岭绵延不绝，构成了道路交通之障碍。《热河志》解释为“盖自密云一带，崇山峻岭，东与卢龙相接，皆为“白檀之险”。显然，“白檀之

险”是指古北口至喜峰口之间一带的崇山峻岭而言。

4、鲜卑庭：

鲜卑庭是泛指鲜卑民族栖居的区域。据《热河志·建置》的记叙，东汉末年，鲜卑居燕秦古长城一带。《资治通鉴》对鲜卑庭引注为“此时鲜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盖慕容廆之先也”。曹操涉鲜卑庭，必经平冈。

5、白狼山与白狼城：

白狼山即喀左的大阳山，白狼城在喀左县的黄道营子，古城址依稀可见，这是1980年喀左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并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6、旧北平郡治平冈：

这次会议对平冈的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子的汉古城址；一说为凌源县城附近的安杖子。前说为考古学家李文信所主张，被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引用。后说为四十年前考古学家佟柱臣所主张，被197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引用。

西汉平冈为右北平郡的郡治，是北方的一个重镇。匈奴南下侵扰，汉室出师北征，均出入平冈，汉代史书多有记述。

黑城子汉古城址位于老哈河源头，也距滦河支流瀑河源头和大凌河西源头不远，并在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之间的山口处。

由平冈沿老哈河北行，经赤峰可达燕秦古长城。复北行跨西拉木伦河，可通大兴安岭。若东行经凌源，沿大凌河再经朝阳（汉之柳城）可达辽东襄平。若南行，顺瀑河而下，经平泉、宽城、喜峰口可达北京。西南行经承德、隆化、滦平可至张家口，通到山西大同。

根据考古发掘，在上述道路沿线，均有先秦及秦汉的古迹遗存。此次会议多数同志倾向平冈古城在黑城子之说，

平冈在安杖子论者亦持之有据，因黑城子距安杖子只有四十五公里左右。上述古道，把中心放在安杖子同样可以，安杖子在大凌河西源的上游，距老哈河源头和瀑河源头亦不远，也是两山相峙的要冲地段，这和田畴所描述的卢龙道也基本符合。

根据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实地考察，对卢龙道得出如下认识：

1. 根据田畴所指的经过地名及蜚山堙谷五百里的框子来找，以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即从燕故都蓟（今北京）东行经无终（今天津蓟县）过卢龙塞，越白檀之险，即逆滦河支流瀑河河谷北上，经今之宽城、平泉、越五虎玛梁岭进入老哈河河谷的平冈城（今黑城子）向东进入大凌河西源经凌源至喀左黄道营子（白狼城），继而东指柳城（今朝阳市）。

这一路线，符合考古之古城址及行军里程，即出卢龙塞至白狼堆约为五百汉里。

2. 其二说，也比较有理，即出卢龙塞，逆瀑河河谷北上，至平泉，转向大凌河谷西源，即凌源安杖子（亦称平冈城）再至喀左黄道营子（白狼城），继而东指柳城，其所经地点除平冈故城址不同外，路线走向基本相同，行军里程，即从卢龙塞至白狼堆亦约为五百汉里。

3. 其三说与四说虽然所经地点和田畴所讲的还大致符合，但行军里程和走向多有不合处。

我们建议采用一说，至于二说可视为卢龙道的另一具体路线，此道亦为以后中原通东北的重要通道。至于三说、四说，虽里程和方向和曹操行军路线有违背处，但亦是后世中原通东北的通道。

公元349年，南北朝时期前燕慕容俊（都龙城，今朝阳市），乘后赵石虎内乱，发兵伐赵，就曾令重修卢龙道。这时所修的卢龙道行经的具体路线，就不一定是曹操所行经的具体路线，而应是就近而便。因凌源、宁城、平泉等地都是前燕的国土，不需迂回而行，慕容俊亲率大军由龙城出喜峰口攻陷其都城蓟（今北京市）。

按古代道路命名法，只要是道出卢龙塞，虽具体路线有所不同也可称为卢龙道。

卢龙道始于何时开拓，史书无记载。但从战国时期燕将秦开先却东胡，后定辽东的进军情况来看，卢龙道的开拓，似应始于战国时期。

汉武帝以后，鲜卑族和乌桓族逐渐强大，并逐渐南侵，此道逐渐荒废。这就是田畴所说，“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之来由。

曹操征乌桓，重修卢龙道，对发展中原和东北的交往具有重要

意义，该道逐渐发展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重要孔道。

（二）关于傍海古道

傍海道之名，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对曹操征乌桓的记述“七月秋，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

对曹操征乌桓所拟走的傍海道有两种见解：

其一是：由广阳郡治蓟（今北京市）经无终（今蓟县）、令支（今迁安）、孤竹（今卢龙县城）而至碣石（今绥中县万家乡的姜女坟），再沿六股河北上而达柳城（今朝阳市）。

这条路是秦将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灭燕的行军路线，也是秦始皇修的驰道的一段——从蓟至碣石。

该道在当时处于九河下梢之地，黄河夺海河从天津入海，滦河、青龙河等河流，在这一带入海，因而在多雨季节，必难通行。且当时天津以东、丰南乐亭以南尚未形成陆地，因其近海，故曰傍海之道。

其二是：傍海道不仅是指从蓟至碣石一段，而且包括出榆关傍海继续东北行，经徒河（今锦州市附近）而达辽东襄平（今辽阳市）。

对碣石的位置也有两种说法：一说碣石在河北昌黎县北之碣石山，一说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姜女坟处。

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材料，从北京至绥中（碣石）和从绥中沿六股河而上的河谷地带，均发现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时期这里存在一条通道。曹操征乌桓打算走的，可能就是这条道路。

至于从绥中傍海继续东北行至锦州一段道路，不仅沿途没有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遗迹、遗物，就是隋唐时期的遗迹遗物也少见。在宋使使金的行程录中，对此段路程曾有记述，谓其为穷山恶水，荒无人烟不毛之地，一日涉水十数次。隋唐多次东征高句丽，均无从榆关经锦西、锦州至辽东襄平（辽阳）的记载。

根据上述分析傍海古道，应指北京至绥中一段（即蓟至碣石）。

曹操回师，走的正是从柳城沿六股河而下至绥中碣石而后返抵许昌的。如果曹操从绥中沿秦驰道回师，再去昌黎碣石山观沧海显然是不顺道的。

其后，司马懿灭公孙渊之行军路线，曾说过令支、孤竹经碣石指辽东，从这个行军路线看，碣石定在绥中姜女坟是比较合理的。司马懿走的路线，也就是曹操当年所要走的傍海之道。

（三）关于无终古道

无终道之名，未见之于史籍，按古道命名的惯例，因道出无终，故曰无终道。无终在春秋时为国名，都无终（今蓟县）。战国时是燕国的交通枢纽。

无终道的走向为从秦汉时之广阳郡治蓟（今北京）经无终（蓟县）东达令支（今迁安）向东折进青龙河谷，逆青龙河谷而上，过大煤岭（刀尔登附近）进而进入大凌河谷东源，再经喀左而达柳城（朝阳市），经义县而达辽东襄平（辽阳市）。

这是一条最古老的通东北大道，其西南段横贯冀东平原，逆青龙河而上至大凌河东源无高山大岭，是一条由华北通往东北的理想天然孔道。沿此道的青龙河谷和大凌河谷均出土了大批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兵器和生活用具，说明在商周时期这条通道已是沟通中原和东北各族人民文化的孔道。

春秋时期，大凌河流域大部为山戎族所占，势力很强大，《史记》曾有山戎越燕伐齐和齐桓公救燕伐山戎的记载。齐桓公伐山戎“剿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令支、孤竹均在无终道上。

据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唐兰考证，在春秋时，喀左属孤竹国。这说明青龙河与大凌河东源同在一国疆域之内，必有大道相通。

有人认为曹操征乌桓拟走的傍海道就是无终道。即出无终，经令支逆青龙河而上，越大煤岭，过小松岭进入大凌河支流的渗津河，到喀左而达柳城，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关于平冈道

平冈道之称，始见于《汉志》。把燕都蓟经渔阳、白檀而达于平冈的道路称为平冈道。

在西汉时平冈为右北平郡治，地处七老图山的东南端和努鲁儿虎山西南端所形成的山口处，形势险要。西依上谷、渔阳，东靠辽西、辽东，是交通枢纽地带。

这条道的具体走向是由蓟（今北京）东行经渔阳（密云西南），白檀（滦平县境）到平泉，过七老图山（五虎玛梁）进入老哈河

上游谷地达右北平郡治平冈。

在这条道上出土大量的春秋战国时的历史文物。证明在汉代以前，此道已被开拓。

三、古道的演变

自古以来，道路的开辟多是依山傍水而行。车辆的出现，就要求道路要有一定的形状和坡度。我们所说古代大道的开辟，就是指能行驶车辆的道路。

中原通东北最早的大道，以出土文物为佐证，当为无终道。即在冀东平原上由北京经蓟县、迁安，逆青龙河而上至大凌河谷，进而经朝阳至辽东的大道。此道无大山峻岭。大凌河谷和滦河河谷出土的战国车具，可证明战国时期有车在此通道上行驶。（见插页照片⑫）

秦始皇建驰道，在冀东平原，就是建在无终道上，并向东北延伸至碣石（绥中姜女坟）。

由碣石逆六股河而上进入大凌河而达朝阳，这是中原通东北大道进一步的发展。秦将王贲追击逃往辽东的燕王喜；司马懿平公孙渊的进军路线就是走的这条路。随后则有曹操再辟的卢龙道。

在南北朝时期，慕容氏之前燕、后燕和冯氏北燕均先后都龙城（今朝阳市），东北和中原的交往通道除通过绥中、榆关的傍海道和通过青龙河的无终道、通过滦河的卢龙道外，还通过由大凌河东源老哈河谷，经承德，滦平进古北口的大道，即平冈道的西南段，慕容俊灭赵，就有一支队伍从此路入关。

隋唐东征高句丽出关的行军路线，主要是出榆关沿六股河至朝阳，再越医巫闾山至辽阳（即襄平）。

辽代由于上都在临潢府（今巴林），通东北的大道主要是经中京（今宁城）越老哈河与大凌河分水岭至大凌河，顺大凌河而下，再至其东京（今之辽阳市）。

金代上京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从榆关经绥中、锦州、沈阳至会宁府之道逐渐开通，而由辽之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道路的重要性则逐渐下降。

元、明、清各代，中原通东北的道路也都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动而改变。如清初由沈阳进关的主要通道是傍海的辽西走廊，即从沈

阳经锦州、山海关进关。而在承德建行宫之后，经承德、平泉至凌源、朝阳至沈阳又成为一条重要的御道。

中原通往东北道路的演变过程说明：

1. 在山区丘陵地带，发展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通道路，一般是沿河谷逆流而上，选择低缓之处，越分水岭，再顺河谷而下。这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难于开山辟岭，而且由于河谷两岸人烟稠密，经济发达，使来往行人有吃有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克服艰险山岭的力量加强，道路将逐渐减少迂回路线，而走近而直的道路。

2. 战争对道路发展影响极大。古代大规模的军事征讨，都需先行开辟道路。古代大干线的形成，多由于军事的征讨。中原通东北几条大道的形成，均起于军事征讨。战争结束，为巩固其统治，使节往来、互市，也必然重视交通的建设，如设建驿站、驿馆等。

当然道路的艰险，对战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操征乌桓迅速取得胜利，重修卢龙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3. 郡县城邑的设置和建设促进道路的发展，而道路的建设，也促进城市的设置和建设。如平冈道、卢龙道、傍海道、无终道的建设都是为连接重要城镇而建的。继这些道路开拓之后，沿途又出现了许多新城镇。如辽代之大明城，就是适应连接几个大城市而建立并成为重要都城——中京的。

4. 由于古代社会是以田园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占主要地位。因而封建主对发展交通没有迫切感。甚至互设障塞，以保自身的安全。如战国时期，各国都以自己的都城为中心发展交通，而在各国之间，则互设障塞，以保安全。

在一国之内，各个地区或城市也都按本身的需要建设交通网，对邻区，邻近城市的需要则很少考虑。因此国家把地方修路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一个项目，督促其修路。但只顾本地区，不管邻地区的道路交通仍然存在。古道的这一残痕，在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今天，在邻省、邻县之间仍可看到。

我们在考察古道关口的过程中，不断听到这类呼声。

四、几点体会

这次五省、市、区跨地区联合考察古道，是编史工作的一个新

尝试。它打破了地区的局部性所带来的认识上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史稿质量。我们体会到：

1. 编史与文物考古工作相结合，使古代道路交通史编写工作深入了一步。会议上的发言材料和收到的论文，不仅有史籍文献为依据，而且吸收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尤其是到实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从而使认识更接近于实际。

2. 编史人员走出编辑室，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摆脱了以前那种从文献到文献的作法。有的同志发自内心地说，“这次会议体现了求实精神，以后不敢糊弄了”。这对以往所掌握的交通史料不仅起到核对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编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3. 跨地区联合考察，使编史人员放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若不是联合考察，各写一套，同是一条道，却衔接不上，那不是给后人留笑料吗？”联合考察不仅增添了修改初稿的依据，而且增强了编史人员提高史稿质量的信心。

4. 野外考察必须具有吃苦精神。参加这次考察活动的同志，年过六十的老同志将近四分之一。塞外的山地气候，虽是阳春三月，早晚却凉风习习，尽管起早贪黑，行程紧张，却没有一个同志叫苦的。为了完成考察任务，有时将午饭拖到下午两点多钟，夜间十来点才吃上晚饭，也没有一个同志抱怨的。考察到卢龙塞时，雨雪交加，气温下降，整个队伍却洋溢着精神振奋的乐观情绪。尤其是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同志，精神矍铄，爬山越岭，从不示弱。一路上，许多同志面对着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的历史，吟诗填词，尽情抒发爱国主义的激情。（见插页照片⑦⑧⑨）

5 当地政府的关怀，是实地考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次考察除了得到有关地、市、县交通部门的大力支持外，所到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宁城县的李县长、宽城县的穆县长还陪同考察人员亲临实地，使与会人员深受教育。国家大型企业向东化工厂的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地方道路的建设，在接待考察人员时，希望邻省搭界地区早日修好卡脖子路。沿途接触到的群众，对发展地方交通事业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不仅反映出公路交通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出写好交通史，

（下转第3页）

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

参加人员名单(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贵文(河北围场)	于子栋(辽宁绥中)	于兴隆(河北平泉)
马子明(辽宁凌源)	马希至(河北承德)	尹连瑞(辽宁建平)
王 权(辽宁朝阳)	王 增(河北宽城)	王乐山(辽宁省)
王庆堂(辽宁建平)	王旭建(天津蓟县)	王恩忠(辽宁朝阳)
左恩庆(河北承德)	布尼阿林(河北承德)	包汉忠(辽宁喀左)
冯履萃(辽宁省)	刘玉东(河北丰宁)	刘志新(河北承德)
刘胜任(辽宁朝阳)	刘新民(辽宁喀左)	刘德光(辽宁朝阳)
吕尚志(辽宁凌源)	成长福(河北承德)	何少华(河北青龙)
邹鹏飞(辽宁省)	吴连仲(辽宁省)	张世杰(辽宁省)
张秀材(辽宁省)	张国印(辽宁凌源)	李廷俭(辽宁凌源)
李春生(河北承德)	李桂林(河北滦平)	李继群(河北承德)
杨光禄(河北隆化)	周树模(河北承德)	岳兴春(辽宁朝阳)
苗济田(河北滦平)	范英臣(辽宁建昌)	金凤海(北京密云)
郝向东(辽宁朝阳)	赵国章(辽宁凌源)	赵家桢(辽宁锦州)
崔占武(辽宁凌源)	曹志强(辽宁喀左)	韩 进(辽宁省)
谢立君(河北承德)	蔡 德(辽宁省)	潘桂清(内蒙宁城)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冯履萃

副组长: 左恩庆、刘胜任

成 员: 蔡 德、布尼阿林、刘志新、岳兴春、赵家桢、潘桂清

秘书组名单

组 长: 周树模、郝向东

副组长: 张秀材

成 员: 吕尚志、李继群、马希至

会务组名单

组 长: 王乐山、刘志新、赵国章

成 员: 马子明、刘德光、谢立君